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⑨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九冊)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一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		一〇九
鐵圍山叢談		二四四
卻掃編		三一八
楓窗小牘		三六四
閑燕談		三七三
清夜錄		三七六
默記		三八〇
揮塵前錄		四〇二
揮塵後錄		四四〇
揮塵三錄		五六五
揮塵餘話		五九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六四六

邵氏見聞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聞見前錄二十卷宋邵伯溫撰伯溫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溫藉邵子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司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閒又引程子之言以爲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鍾籠錦事出文彥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

聞見前錄提要

照曠閣

由定策亦足以訂強至家傳之譌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溫是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殆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殤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誣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邵氏聞見前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几杖於左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

聞見前錄序

照曠閣

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甚廣烏乎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惟喜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心可悲矣先君旣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褒揚甚備

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其遺書旣成於

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修以出之嗟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仲子博謹序

聞見前錄序

照曠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宋 邵 伯 溫 著

太祖微時遊渭州涇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畱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畱

聞見前錄卷一

照曠閣

幕府未幾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度入觀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是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畱我何也彥超曰涪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

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亦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通愚愼將士不附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聞見前錄卷一

照曠閣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

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繇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彞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國不安者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

開見前錄卷一

三

照曠閣

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

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且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間而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資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

開見前錄卷一

四

照曠閣

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

十萬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日後世子孫無用南人作相內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已而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

閱見前錄卷一

五

照曠閣

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裊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日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

何不姑畱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陸對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閱見前錄卷一

六

照曠閣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遵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大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

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旣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一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宜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

聞見前錄卷一

七

照曠閣

蓋宜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塚開墳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圓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蹄帝躍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乎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况

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行者召承行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壻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

聞見前錄卷一

八

照曠閣

追封秦王謚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乎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涪州湖灘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尙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鱸帝乃安旣射死敵驍將順國王撻覽敵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敵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

聞見前錄卷一

九

照曠閣

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敵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尙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眞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

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雷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畱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眞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如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太皇太后

聞見前錄卷一

十

照曠閣

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閭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上比

聞見前錄卷二

照曠閣

漢文帝何如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旣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

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參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崙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

聞見前錄卷二

照曠閣

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一十許歲時祀南郊回坐金輦中日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眞天人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菱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

樂後路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路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路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尙如此可謂聖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厚薄祖宗於仁

問見前錄卷二

三

照曠閣

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圍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

足攔之一日燕王偕乘卽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尙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旣愈自言夢行荆

問見前錄卷二

四

照曠閣

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相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相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

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壘者

聞見前錄卷二

五

照曠閣

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畱其釧復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既踰期不產按驗皆壘之詐得其釧於佛閣土中乃壘自埋也翁氏削一資杖韓壘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之光獻太后曰置壘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壘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王元修自京師

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劍州普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烏乎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泣涕元祐中北國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北主爲太子時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北主感之烏乎帝上賓旣久都人與北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聞見前錄卷二

六

照曠閣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達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壕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毫

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做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渭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

聞見前錄卷二

七

照曠閣

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溫成薨帝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二

英宗宣仁行第洎洎各以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洎洎主婚

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曙曙英宗諱

亭帝謂后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

聞見前錄卷三

一

照曠閣

尙安夜一更遺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翌旦兩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卽位數日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退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

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追光獻之崩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卽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譏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謂英宗復在舊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

聞見前錄卷三

照廣閣

照管謂神宗后怒曰尙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言太后對

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尙多其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楸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爲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衛帝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又謂

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旣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反借儀衛未禮有無獎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扈者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生皆錄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

聞見前錄卷三

三

照廣閣

之者司馬溫公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尙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卽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輒尙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波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參政首

議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尙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

聞見前錄卷三

四

照曠閣

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生長太平

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細烏乎恭儉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帳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家法如此

聞見前錄卷三

五

照曠閣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鐫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爲盛時北國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

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既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歷以後天下雖復太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

神宗開穎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

聞見前錄卷三

六

照曠閣

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翊贊之功如此故穎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卽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卽位銳意求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

示於人或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終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

聞見前錄卷三

七

照曠閣

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旣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昉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